

蝶变的《读者》为读者提供“读者方案”

新华社兰州8月23日电(记者任卫东、韦华)见过可以“玩起来”的书吗?《玩皮影》定会让你大开眼界。这本运用古老的线装方式装订的手工书,内藏诸多巧妙。记者随手打开象证书封面的木质函盒,一座小小的戏台瞬间搭建起来。再拉开隐藏在函盒下方的抽屉,取出用pvc印制的皮影表演卡片插入“戏台”,用手电筒从幕后投射灯光,一出鲜活的皮影戏就开演了……

这可不是博物馆的古老收藏,而是读者出版集团旗下读者晋林工作室出品的手工书系列产品。除了亲手操作,读者还能通过扫描书中植入的二维码,上网进行延伸阅读,观看视频,多角度了解更多书中没有直接呈现的内容。不仅是皮影戏,依托甘肃多民族地域文化优势,

读者晋林工作室还在敦煌文化艺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等维度开发优秀选题和出版资源。

40年前,在甘肃兰州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读者文摘》(之后更名为《读者》)诞生,在其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创造出多个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媒方式发生巨大变革,这个见证中国时代发展脉搏的传奇杂志,不得不蝶变重生。

2006年,在文化体制改革的驱动下,《读者》面临第一次“大考”,考题是深化改革。很快,杂志所属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决定组建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国内最早转企改制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之一。

从此,《读者》走上一条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在出版、发行、印刷等多个业务板块布局,

年出版图书3839种,出版期刊(报)13种,“读者”的含义也从昔日的“一棵树”,逐渐成长为“一片林”。

2015年,“读者传媒”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被评为“中国期刊第一股”。2017年,读者出版集团与飞天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业务涵盖出版发行印刷、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教育装备等多个板块。

在读者晋林工作室创意总监徐晋林看来,开发手工书系列是读者集团激活传统与现代的“秘密武器”,“未来我们将继续尝试从单纯向读者输出内容转向与读者一起互动、分享体验方面转变”。

如果说手工书系列是读者集团在新媒体线上数字阅读方面的有益尝试,那么近年来,

在中国内地城市线下密织“书香网”则是读者集团发展的重大突破。

“线下阅读体验,是读者未来更为重视和营造书香社会的主要途径。”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永升透露说,读者小站、读者文旅小镇、读者书店创意空间、读者书房、读者阅读角、读者乡村文化驿站等一个个标有“读者”字样的文化客厅正在浙江、上海、江苏以及甘肃的兰州、陇南、天水、庆阳等地落地生根。这些集阅读、分享、体验于一体的综合阅读空间,让人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能够慢下来,享受阅读的快乐。

刘永升表示,未来,读者集团将推动线下的“读者方案”走出甘肃,走向全国,并策划一批优质线下活动,为书香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追记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先生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陈键兴、姜婷婷)他是台湾电影的“一代宗师”,是两岸电影交流的“开路推手”,是华语电影的“终身义工”……

8月19日晚,著名导演、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行先生因心肺衰竭在台北病逝,享年91岁。

从1930年的上海,到2021年的台北,李行先生阅尽风云变幻的山河岁月,走过极不平凡的人生道路,用电影雕刻时光、叙说情怀、联结两岸。

大陆电影界和观众对台湾电影的了解,大概源起于一部《汪洋中的一条船》,普通人由此认识了演员秦汉,但知道该片导演李行的恐怕不多。恩师仙逝,秦汉哀痛悼念:“希望您在天上某处,仍然兴致勃勃又认真努力地拍电影。”

《汪洋中的一条船》是李行1978年导演的作品,当时他已是台湾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关于自己电影之路的缘起,李行曾回忆说是始于学生时代。有资料说,李行在苏州读大学时,专业是艺术教育系戏剧组,因看了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而决定献身戏剧电影。

1948年,李行随家人迁居台湾,进入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就读,经常参加校内话剧演出,还担任导演。进入电影界前,他做过教师,当过记者。1958年,李行参与执导电影《王哥柳哥游台湾》,完成导演处女作。

李行是台湾电影的开拓者,上世纪60年代开创了台湾健康写实电影创作路线。在近30年创作生涯中,他拍摄了52部电影,曾以《养鸭人家》《秋决》《汪洋中的一条船》三夺金马奖最佳导演,还有7部作品摘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更获颁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李行的经典作品中,有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主题曲的《小城故事》,有改编自台湾作家钟理和同名小说的《原乡人》,还有《哑女情深》等多部改编自琼瑶小说的影片……

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有过如是评论:“李导演电影如其人,维护传统、高举伦理,他热爱家庭,崇尚情感”“家庭是李行导演精神价值的核心”“与亲情伦理同样令人动容的,是李导演对台湾与中国的情感”。她说,在《街头巷尾》《原乡人》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传统的痕迹。

在大陆参加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国际论坛时,李行曾说自己是跟随中国电影艺术的脚步成长,《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数不清的经典,尤其前輩人道关怀的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传承着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和电影道路。

焦雄屏分析说,李行导演把中国经典电影的叙事和美学传统从大陆带到台湾,他独特的电影艺术风格也随着“子弟兵”而开枝散叶。李行在台湾电影界可谓桃李满天下,不但造就了众多知名演员,如“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还不遗余力栽培电影创作人才,包括侯孝贤、张毅、陈坤厚、张艾嘉等。

侯孝贤是李行作品《心有千千结》的副导演,他曾说:“李导演建立了台湾电影体系,也传承给年轻导演看现实的角度。”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隔绝坚冰被打破不久,李行就扛起新使命。1990年,他应中国电影家协会邀请,率台湾电影界人士赴北京参加研讨活动。其后,他又组团赴大陆参加金鸡百花奖活动,那是台湾电影界首次参与大陆影展。1993年,他续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促成了大陆电影界正式组团来台参加金马奖活动。

李行常年致力推动两岸电影交流,他曾说过:“有生之年,我要贡献我的精力,为我们两岸电影一直要奋斗,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大陆多次举办李行电影展,他则多次将自己作品的拷贝捐赠给中国电影资料馆。

多年真诚交往,李行与大陆电影人结下深厚情谊。当年,大陆著名导演谢晋先生过世后,李行赶到上海送故友最后一程,泪洒灵堂。

2009年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成立,79岁的李行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同年,该机构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共同举办了首届两岸电影展。

就在不久前,去年因疫情而延后至今年举办的第12届两岸电影展才确定日期。海报上有李行导演可爱的漫画形象,而此刻先生却已驾鹤西去。主办方预告中还写有他的寄语:“今年新冠疫情依旧严峻,两岸影人无法进行实体的互访,但透过台北与北京两地的电影展映,仍是增进了解彼此市场及产业发展的趋势的重要管道。”

“两岸电影文化的交融与整合,将使中国电影的概念更完整,也为两岸共同繁荣发展展示了一种新的远景。”李行先生曾说。

“哀悼李行导演!感谢李导演30年来为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导演们的交流、合作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大陆著名导演谢飞20日在微博上表达哀思。

两岸电影人以不同方式缅怀李行导演,而记者想起,先生曾在勉励两岸年轻导演“一起为中国电影奋斗”时说:“我是一个台湾的中国电影导演的老兵。”“老兵不死”,李行先生对两岸电影界携手开启“美丽新时代”的期许留在了人间,他所有炽爱将如一把永远的导演椅,传承下去,创造出更多隽永的光影之诗。

奥运“龙服”设计师叶锦添:向世界讲述中国

香港故事

据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记者陆敏、韦骅)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叶锦添一直很紧张。为比赛的精彩,为中国队的战绩,也为赛后中国运动员身着的领奖服。

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叶锦添凭借《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在多个艺术门类颇有建树,头衔众多。但这一次,他的头衔是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设计师。

三年磨一剑。他设计的领奖服,被中国观众誉为“龙服”。

当本届奥运会第一位金牌得主杨倩穿着“龙服”登上领奖台,网友们的赞美瞬间刷屏。此后,领奖台成了多国领奖服竞相展示的“T台”,“龙服”一次次闪亮登场。红白相间,看上去“非常突出,又非常简单”,这是叶锦添想要的感觉。

传达意蕴之美

“奥运是无国界的人类盛会,中国应该如何表达自己?”三年多前,带着这样一个设问,叶锦添接受了安踏集团的邀请,开启了领奖服的设计之路。

设计方向上,他设想过多种可能性。既然是体育运动服,它就一定与身体产生关联,要反映服装与身体的物理关系。“但是我觉得,中国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要在这些物理关系之上有精神层面的参与。”他说。

就像中国功夫,“中国功夫不光是打斗,还讲武德,讲侠义精神。”叶锦添说。

在对多国奥运服装的样式、图案、颜色等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叶锦添明确了自己的设计方向:要表达中国的感觉,体现当下中国人的气度、包容度、体育精神等精神要素,“更多地传达一种意蕴之美。”

此次设计的中式唐装圆领,领部线条一直延伸至丹田,象征着中国功夫中的“气沉丹田”;大面积的纯白,使红色点缀显得非常强烈,体现了中国智慧里的“留白”;而整体造型是一个身体往上提升的状态,“你看到白色为主,上宽下窄,这样腿会显得修长,腰线收拢了,就更强调肩膀的线条,气度宏大,并且很有力量感。”

叶锦添从事舞台造型设计多年,对人体线条和服装与人体的关系非常熟悉,但这一次,“龙服”是做给很多不同身体特征的人,其中还牵涉到运动服装新科技和新材料的应用,难度不小。“最重要的一点,要适合每个人穿。”

物理关系和精神要素交融,功能性与从容度兼顾,构成了“龙服”的整体美学,体现出飞升的状态。他希望运动员穿了,“非常舒服又非常自信。”在看到运动员穿“龙服”之前,叶锦添心里很紧张,“想看他们真正穿上的感觉是什么样,那个时候我还在想,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

当越来越多中国运动员登上了领奖台,



叶锦添在打磨“龙服”设计细节(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受访者提供)

中国人油然而生自豪感。

讲好自己的故事

在叶锦添的艺术创作里,“怎么讲好自己的故事”一直是他思考的命题。“我希望我们能强起来,能表达我们自己。”他说。

他举例,比如《卧虎藏龙》,西方人认为人飞上天是不可能的,男女主角的感情故事如此欲言又止,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没有。但当整个戏的风格、语言、讲述方式同时呈现的时候,他们就能懂,能够接收到你要表达的东西。“要跟他们沟通,就要找到这个点。”

在叶锦添看来,世界潮流一直在变,但艺术家一定要保持定力,“我们有一批人想做点什么,就为了那个不变的东西。”

设计“龙服”其实也是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把它做得既科学也人文,希望可以达到大家觉得能留下来的感觉。”叶锦添说,“更多的人相信我,我会做更多东西出来。”

这次奥运,叶锦添看了不少比赛,在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处于高度专注的状态,体能与技术把握得那么好,“那种精雕细琢的感觉,非常精妙。”

他带着艺术创作者的视角去观察人的状态,比如看跳水,就那么一下,运动员的天赋、努力、成败都在其中,美妙妙不可言,“这与艺术是相通的,只不过我们把时间拉长,他们展现的就是当下”。

他对全红婵跳水印象尤深,“其中有个场景,就是她人倒过来对着镜头,然后镜头再慢慢推上去,它传达的内涵已超出了跳水本身,在那一瞬间,表演者与观众的精神是一体的。”

在这些精彩瞬间,叶锦添内心充满感动。他觉得,作为观众的他与国家荣誉也产生了一种共同联结。

二〇二〇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史竞男)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发挥优秀作品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网络文学提高质量、多出精品,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了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经严格评选,最终确定《王谢堂前燕》等9部作品入选。

据介绍,这些作品聚焦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从不同视角书写伟大时代、伟大民族。其中,有反映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国企改革发展、《我不是村官》(三生三笑著,云阅读文学)、《他从暖风来》(舞清影著,起点女生网、浙江文艺出版社)、《重卡雄风》(晨飒著,阿里文学),也有讴歌伟大抗疫斗争的《王谢堂前燕》(姑文著,红薯中文网)、《樱花依旧开》(陆月樱著,松鼠阅读网);有讲述历史故事、展现民族精神的《秦吏》(七月新番著,起点中文网)、《关河未冷》(蒙虎著,爱奇艺文学),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礼赞勤劳创业的大茶商》(童童著,翻阅小说)、《情暖三坊七巷》(姚璎著,火星女频)。这些作品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较强,在同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体现了当前我国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出版的较高水准。

“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一项推优工作,自2020年开始实施,每年推选不超过10部优秀作品,鼓励网络文学平台加强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创作出版,推出更多尊重历史、关注现实、贴近群众、反映生活的优秀作品,推动网络文学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人民群众奉献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走近十六国大墓,探寻一段融合交汇的历史

“最初的惊喜来自第一天井下东西两侧壁龛。”宁琰说,在面积只有约1.5平方米的西壁龛中,陶制的生活明器摆放得满满当当,其中水井、碓房、陶仓、牛车这样的组合“完全地反映了当时农耕生活的劳动方式和流程,水井取水、碓房去壳春米、陶仓存储、牛车运输”。

对面东壁龛则陈列着一个由鼓手、号手、文官、武士陶俑组成的仪仗队伍,特别是站在后排的一组武士俑,高度在30厘米至40厘米之间,面部特征为高鼻、深目、多须。他们表情沉静如水、平和从容,身穿铠甲、外套披风,看不出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的剑拔弩张。

宁琰说:“这个墓葬中出土的具有军事含义的随葬器物很少,除了带有仪仗性质的武士俑之外,仅有几件弓箭俑,而且他们也已弓入囊、箭入箭筒,颇有销兵洗甲之意,再对照西侧壁龛内的农耕场景,墓主人似乎想表达出刀枪入库、坐饮耕食的内心期望。”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郭瑞

从这座墓葬发掘工作之始,就带领保护工作组同步进行相关文物遗存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她在一件彩绘陶俑面部发现残有一种较为罕见的黄色,经分析为天然颜料钒铅矿。她说:“从现有报道来看,钒铅矿颜料的使用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并不多见,在长安及周边目前仅在西汉砖室墓、唐代韩休墓及武则天墓室墓壁画中发现过,这些墓葬等级都很高,由此也可以间接印证这座墓葬主人的高等级身份。”

这座墓葬最重要的发现,是位于墓道上方的三座土雕建筑。在考古工作者的轻刮细刷之间,分别于第一过洞、第二过洞上方,清理出两座灰黑色的土雕建筑顶部结构,紧接着在墓道北端又找到了第三座。

从留存状况较好的第一、二座土雕建筑可以看到,其由屋脊、瓦槽、筒瓦组成,第一土雕建筑屋顶正脊两侧有断落的鸱吻,建筑整体为黑色屋顶,墙面涂白,板门、窗户、椽柱、斗拱、栏杆均为红色。三座建筑以南北向

墓道为中轴线一字排开,整体格局错落有致。

而随后在墓道壁上发现的壁画,则与这三组土雕建筑构成了一组完整的“院落”。“以往在墓葬发掘中,发现的壁画大多是人物及生活场景,但这次发现的三幅壁画主题均为建筑物,而且与土雕建筑形制一致。”郭瑞说。

宁琰说,目前关于十六国时期的建筑研究还比较少,而这座墓葬中的土雕建筑、随葬器物中的建筑模型以及壁画的内容,都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建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座十六国大墓选址在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绝非偶然。这里向北3.6公里是汉宣帝杜陵,东南4.1公里是汉宣帝的许皇后少陵,这一区域是古代墓葬密集区。这一选址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化趋同性。

宁琰说,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留下的历史资料与文物遗存相对不足,而这座墓葬的发掘和进一步的研究,也正为这段历史的“缺口”补充了新的资料。